

盜墓

卫斯理 著 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盗墓

卫斯理 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盗墓 /卫斯理著. —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.10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：珍藏版·第二辑)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79 - 0

I . 盗… II . 卫… III 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2875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

图字：09 - 2008 - 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盗 墓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5 插页 3 字数 116,000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79 - 0 /I · 169

定价：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21 - 36162648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倪匡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· · · · 序言

《盗墓》这个故事，灵感来自一则新闻，说美国太空总署一个官员，宣称有不少外星人尸体被发现，列为一级秘密。事实是，有几个中级官员神秘失踪，下落不明，所以才构思了这个故事。

地球人，在观念上，迄今为止，还不够资格作为宇宙里的生物，为了国与国的界限，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的不同，打得难分难解，如此狭隘，有什么资格把自己提高到宇宙的层次。

可怜可叹的地球人！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

· · ·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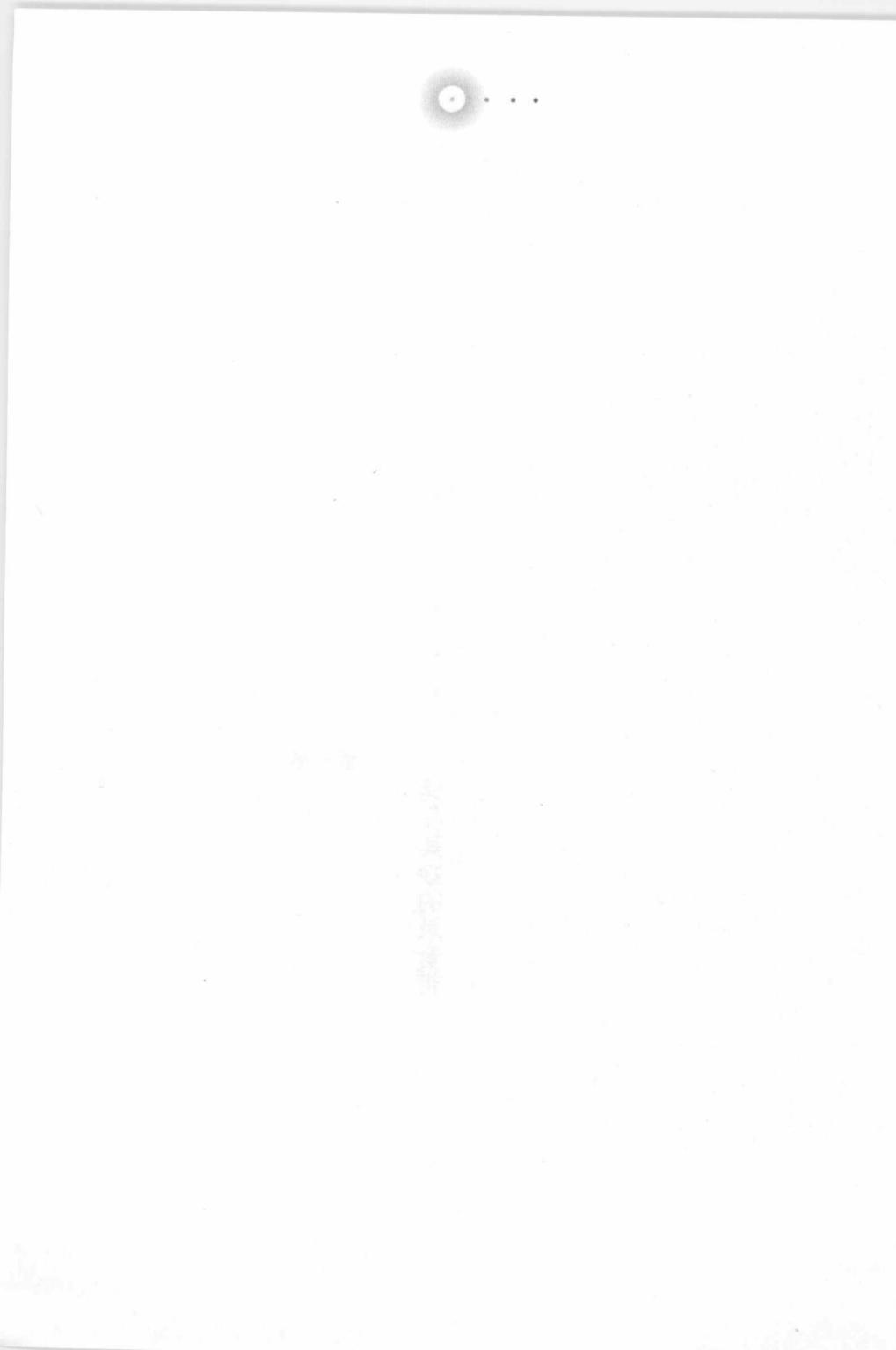
· · · 第一部	莫名其妙的录音带	1
· · · 第二部	业余盗墓者的怪行为	19
· · · 第三部	盗墓专家难逃一死	39
· · · 第四部	盗墓人之王	57
· · · 第五部	怪电话	75
· · · 第六部	“他们”又来了	93
· · · 第七部	三个神秘来客	115
· · · 第八部	赴约允盗尸	135
· · · 第九部	不知置身何处	153
· · · 第十部	地球人由于自卑	175
· · · 第十一部	地球人必须建立新观念	197
· · · 第十二部	两份绝密文件	219
· · · 第十三部	唯一办法，互相了解	239

第一部

莫名其妙的录音带



•
•
•



一个仲夏的中午，我由于进食过饱，有点昏然欲睡，躺在沙发上，聆听着一卷十分奇特的录音带。录音带是一位职业十分奇特的人寄来的。

这个人所从事的职业，据他自称，全世界能干他这一行的，不过三十人，当然，滥竽充数的人不算。而真正有专业水准的，只有三个人。

请各位记着这三个人的名字，在以下事态的发展之中，这三个人会分别出场，而且占有一定地位。

这三个人，两个职业，一个业余。

两个职业好手，一个是埃及人，姓名相当长，很古怪，也不好记，所以从略，只介绍他的绰号：“病毒”。滤过性病毒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生物，要在高倍数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，它小得可以通过滤纸，比一般的细菌和微生物更小。这个绰号之由来，和他的职业有关，指他能透过任何细小的隙缝。

“病毒”今年九十高龄，已经退休，据说，他正在训练一批新人，但尚未有成绩云云。“病毒”的晚年生活相当优裕，居住在开罗近郊的一幢大别墅中，不轻易露面，侍候他的各色人等有八十二人之多。

第二个，就是交录音带给我的那个人，他的名字是齐白。当然，那是译音，原文是 CIBE。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，以四大古国的第一个字母拼成。据齐白自称，他有着这四大古国的血统，所以，他最适合干他那种行业，简直天生是这一行的奇才。

齐白究竟多少岁，虽然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算短，可是无

法猜测，大约是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吧。这个人的身世如谜，行踪如谜，我只知道他的职业，对他的了解不算很多。

第三个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，名字叫单思。单思是单相的弟弟，我在认识单相时，就曾取笑他的名字，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“舍弟叫单思。”单家十分有钱，单相、单思两兄弟，可以完全不必工作而过着极舒适的生活。他们两人全十分出色，单思学的是考古，所以后来发展成为那个行业中的业余高手。单思的外形十分有趣，说他“有趣”，是因为他的打扮，永远在时代的最尖端，绝不像一个考古学家，他常在自己的额角上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星星，头发染成浅蓝色，看到他的人，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流行歌坛的歌手。

这三个人都约略介绍过了，说了半天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？

照他们自己的说法，那是“发掘人类伟大的遗产”、“揭开古代人生活的奥秘”、“将不为人知的历史和古代生活方式显露在现代人面前”和“使得这世界上充满更多的稀世珍宝”的“伟大工作”。

实际上，说穿了，他们的工作，实在很简单，他们是古墓的盗窃者：盗墓人。

盗墓人所做的事，就是偷进古墓去，将古墓中的东西偷出来。可是也别看轻了盗墓人，盗墓人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，用来判断这座古墓中的主人身份，决定是不是值得去偷盗。盗墓人也要有丰富的工程学知识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值得去偷盗的古坟墓，大都建筑得十分坚固，不是事先有着详细的规划，弄

得不好，连命也会送掉。葬身在古墓之中的低手，不计其数。连带的，他们也要具有丰富的各种器械的使用知识，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。

“病毒”、齐白和单思三个人的盗墓纪录，都不公开，但其中有几项，人所皆知，例如英国的探险家，在进入埃及的大金字塔之后，发现在他们之前，早就有人进入过，那就是“病毒”年轻时的杰作。

据齐白说，“病毒”在大金字塔中所得到的宝物并不多，不超过五件，但是当那些宝物出售给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收藏家之后，“病毒”就可以靠所得的报酬，过一辈子舒适的生活。

据我所知，“病毒”九十岁生日那一天，三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盗墓人，曾经有过一次聚会。他们在聚会中讨论什么，当然没有人知道，就在这次聚会之后的两个月，我收到齐白打来的一封电报。

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：“发电同时，寄出录音带一卷，希望详细聆听，日后再通消息。”

电报是从埃及境内一个小地方发来的，那个地方，要查详细的地图才能查得到，在埃及的中部，地名是伊伯昔卫。

在收到电报之后，足足半个月，我才收到了那卷录音带。带子是普通的卡式带，包装得十分仔细，用一块旧麻布重重包裹着，装在一只厚厚的粗大箱子之中，用一种土制的长钉子将木箱钉得十分坚固，以致我要花二十分钟时间，才能将木箱撬开来。那块旧麻布，散发着一股极其难闻的霉味，我顺手将之抛进了垃圾箱。

取出了录音带，放进一架小型录音机之中，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。正如一开始我就讲过的，那天天气相当热，使人昏然欲睡，我在沙发上半躺下来之际，已经打了两个呵欠，希望录音带的内容精彩一点，好让我提提神。

可是，当录音带开始转动、有声音发出来之后不到五分钟，我已经将齐白骂了一百多次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寄这卷录音带给我的用意是什么。我听到的声音，全然莫名其妙。

一开始，声音很有点恐怖片配音的味道，听来十分空洞，有回声，像是有一个人在一个有回声的空间中向前走。

接下来，足足五分钟之久，全是同样的声音，其中，偶然有一两下听来像是风声一样的声响。

我伸手按停了录音机，考虑着是不是要把这卷录音带也扔进垃圾箱去。

要不是这卷录音带是齐白寄来的，我一定扔掉了。但齐白是这样一个特殊人物，那么远路寄来的东西，勉为其难，就算全卷录音带全是那些空洞的脚步声，我似乎也应该将它听完。

我叹了一声，又骂了齐白几句，再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，那种空洞而有回音的脚步声，再传了出来，又过了三分钟，忽然却有了另一种声音。

那是喘息声，毫无疑问，有人在喘息。而且喘息的人，他的口部，一定距离当时录音设备的收音部分十分近，因为每一下吸气声，都十分清晰，那种“嘶嘶”声，听来恐怖。

我精神为之一振，坐了起来。才坐起，就听到了齐白的声音。

齐白一面喘气，一面在说话，他的声调，听来异常急促，也不知道他是由于兴奋，还是恐惧。他的话，有时断断续续，在间歇中，就是他的喘气声。

我不嫌其烦地说明听到他语声后的感觉，是因为如果配合了他讲话的内容，可以知道他在讲这番话之际，处身于一个十分奇特的环境。

以下就是在喘气声之后，齐白所说的话：

“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我已经在这里多久了，我……我……见到的是什么？真是难以形容，我一点也说不出来，可是我又一定要将我见到的描述出来。对了，那可以说是一条走廊，然而，那是走廊吗？算它是一条走廊好了。”

（齐白的话，持续的时间相当长，大约有十五分钟。其中有不少，简直语无伦次，我当时听了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这里，我记下来的，完全是录音带中的原来语句。有很多不可理解的话，到后来全都有了答案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）

齐白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可能一直在向前走着，因为那种空洞的脚步声仍然在，偶然也还有一两下风声。当然，还有齐白的喘息声。）

“我在这……走廊中已走了多久了？为什么我的思绪完全麻木？我以为……我是为什么会到这地方来的？对，我……记起来了，我要非常努力，才能记起来……我要努力记起它来，我一定要想出……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原因……”

（在这里，齐白将这几句话重复了三遍之多。他为什么到一个地方去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而他竟然会想不起来，

可见他那时候，神志有点模糊不清。

听到这里，我自然觉得紧张，但是我却并不担心他的安全，因为他事后还能将这卷录音带寄出来，可知当时的情形不论如何诡异，都不会有危险的。)

“我……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的？我……想起来了，是‘病毒’，和‘病毒’有关，这老头子，他……是他叫我来的？还是单思叫我来的？等一等！等一等！”

（齐白那两下“等一等”，用极尖锐的声音叫出来，接着，便是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和急骤的脚步声。“音响效果”相当好，一听就知道他在突然之间，看到了什么令得他极度惊讶的事情，他就一面叫，一面向前奔了出去。

齐白叫的是“等一等”，我想，他这样叫，并不是真的叫一个什么人等他一等，而是一种在发现了令他惊异的事情之后的一种口头语。

急促的脚步声，大约有半分钟。）

“这是什么，这究竟是什么？天，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？我没做过什么坏事，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应，是什么人的咒语生效了？什么人的咒语？我是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咒语！要是相信，我根本不能从事我的工作，可是现在……现在……一定是什么人的咒语生效了，一定是……”

（齐白讲到这里，竟然发出了一阵呜咽声。这不禁令我悚然。齐白的那种呜咽声，听来十分可怕。听一卷来路不明的录音带，本来就十分诡异，因只听到声音，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）

齐白在他的话中，提到了“咒语”。我相信他所指的咒语，一定是古墓主人对进入古墓者所下的咒语。在埃及，许多金字塔，都刻有诅咒，而金字塔，本来就是一座坟墓。齐白的录音带，从埃及寄出来的，他又是一个盗墓人，那么，他是不是在一座古墓中？

我一面迅速地转念，一面仍然继续听这卷录音带中所发出来的声音。)

“我不信咒语，不信……我一定是来错地方了，‘病毒’这老头子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”

(在这句话之后，又是连续的脚步声，空洞而有回响，照声音来判断，齐白还在继续向前走。如果他一进入那地方就开始录音，那么，这时已有二十分钟之久。二十分钟不断向前走，那条“走廊”的长度，可以说相当长。)

如果说每秒钟一米，他一直没有停过，二十分钟，他已经走了一千二百米左右。当然“走廊”可能有弯角，也有可能，他一直绕着圈子，不过这无法从声音中作出判断。)

“是的……我来到了，我真的来到了，看！看！你们大家都来看看！”

(齐白的声音急促而兴奋，也带着若干程度的恐惧，但是我不禁骂了一句“他妈的”。齐白真可以说是混账到了极点。他寄来的不是照片，不是影片，只是一卷录音带，可是他却一直在叫嚷着：“大家都来看看！”谁能从声音中看到东西？他一定昏乱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了。)

“我……来到了，这大概是我追求的最终目的，我终于来

到了，来到了！”

（齐白大叫着“来到了”，叫得回声震耳欲聋。然后，便是“咚”的一声，好像是重物坠地的声音。接着，便是一阵嗡嗡声，那一阵嗡嗡声，相当难断定是什么声响。那像是一群蜜蜂在飞，也像是空气在一个小空间中对流，像用耳朵对着一只杯子时听到的声音。）

“我够了，我已经够了，我这一生……的活动，到这里，可以算是一个终极了，我不可能再有任何……再有任何进展，我要告诉全人类，我看到了终极，看到了一切！”

（齐白始终不明白，听他录音带的人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，所以，也根本无法知道他在叫嚷着的“终极”是什么意思。

齐白甚至没有对他看到的情形，作任何形容。或许是他根本无法形容他所看到的一切，他连自己是不是在“走廊”也不知道。

齐白的话，到这里为止。但是他的活动，却显然没有停止，因为还有别的声音传来，包括“咚咚”声，一些听来像是搬动沉重物体的声音，一些空气在狭窄的空间对流而产生的声响，他的喘息声，几下惊呼声，最后，是一种“乒乓”的声响，听来像是玻璃敲碎的声音。）

整卷录音带有声音的部分是二十八分钟。我翻过另一面，全然空白，没有声音。

我听了一遍又一遍。听到第六遍头上，白素回来了，她并不出声，我也只是向她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用心听。

她坐了下来，用心听着。等到放完了第六遍，我按停了录



音机：“齐白寄来的，从埃及一个叫伊伯昔卫的小城市。”

白素皱了皱眉：“那个盗墓人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白素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听起来，他进入了一个神秘不可测的地方……”

我忍不住打断了白素的话道：“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？当然是进入了不知什么古墓之中。”

白素道：“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在那个地方，他遇到了一生之中从未遇到过的事。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见到了‘终极’！我对盗墓、卖古董没有兴趣，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寄这鬼东西来浪费我的时间。”

白素作出了一个不屑的神情：“你是因为茫无头绪而心痒难熬，我提议你和单思通一个电话，他们是同行，应该知道齐白究竟在说些什么。”

我不禁笑了起来，拿起电话来，打给单思。接听电话的是单思的管家，他道：“二先生到埃及去了，三个月之前去的，一直没有回来。”

我忙问道：“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管家道：“他在埃及，你要找他，可以打电话到埃及去，他一定还在。”

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就放下了电话，这个管家，他以为埃及是一家小客栈？我只要打电话去，就可以找到他的主人？

联络不到单思，自然只好将这件事搁了下来。我只能从声音中判断，齐白是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地方，在那处所在，他